



小城走笔

盛夏的甜蜜

□周序蒙

梨花霏霏如雪的飘逸情景仿佛还在眼前，果肉酥脆的甜梨又挂满枝头。刚进入七月中旬，潘庄村的千亩梨园基地已陆续开园，敞开心扉欢迎各方游客采摘品尝。

一个雨后的间隙，顺着青砖小路走进清新飘香的梨园，在挨肩碰撞挂满果实的树上，随手摘下一个青皮“脆灌梨”，牙齿刚碰到薄薄的梨皮，我便惊艳了：梨汁急不可耐地涌了出来，又甜又水还没有渣。再咬上一大口，蜜甜的汁水瞬间便充盈了整个口腔。咀嚼果肉时就像化成汁一样细腻，酥脆可口、尽享清甜！

我背着手漫步在梨园里，嗅吸着雨后梨园那特有的清香。一群男男女女的游客也趁雨隙前来采摘，那位被游客称为潘老板的中年人见我对梨子的品质、名字感兴趣，自豪地介绍说：“‘脆灌梨’以口感好、汁多、甜脆而出名。”说完，他拿过一个梨，咬下一大口，放入手中握紧拳头一挤，梨汁如水落下。他还说，今年300亩梨园，尽管树龄才三年，收获还不错，“脆灌梨”按照地头价每斤5元估算，经济收入十分可观。我们谈笑时，刚才落下梨汁的地方已经爬来了蚂蚁，甜梨美味引诱它们争先恐后地赶来。我是潘庄人，心想，这群蚂蚁应该和我一样，庆幸生活在这片梨甜风香的土地上。

一口爆汁、清甜润喉的潘庄香梨无疑是在外游子最渴望的！在梨园北侧不远的潘庄村党群服务中心里，村党总支书记王其正忙着给在外的潘庄人快递甜梨。在每盒装满乡情乡愁的精美包装盒里，一封《致潘庄籍在外人士的一封公开信》覆在甜梨的上面，令人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：

“……纸短情长，一封家书遥寄相思；路途再远，寄去家乡一份甜梨。值此千亩梨园开园采摘之际，潘庄村党总支、村委会向远方的您和家人致以家乡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！”

最美家乡水，最亲故乡人。昔日，您怀揣着施展抱负的激情梦想，在外就业、创业、求学、工作，充分展现了潘庄人勇立潮头、顽强拼搏、奋发进取的良好形象，提升了家乡的美誉度。无论您身在何处，从事何种职业，家乡人民都时时刻刻惦记着您、牵挂着您。当您事业蒸蒸日上、生活红红火火，实现了人生价值时，家乡人民会感到自豪欣慰……”

读着这封充满深情的书信，我更是感慨不已。网上推介，线上线下多渠道营销。我被家乡人的盛情所感动，更为家乡人的营销策略所折服。

梨花飘落香犹在，又到鲜梨采摘时。“梨”你不远，与“梨”相约，快来潘庄加入梨园采摘之旅吧，一起来尝一口盛夏的甜蜜！



笙磬同音

就这样，六株被压倒的玉米奇迹般自然修复了，那挺直的腰板，舒展的绿叶，无不展示着蓬勃的生命力。折断的绿叶上原本有一道黄褐色的伤疤，竟也渐渐淡去了，在雨水的滋润下，那抹绿格外浓，格外深。

被压倒的六株玉米

□曹玲林

初伏，正是玉米恣意生长的好时节，听雨水滴答滴答，打在青翠欲滴的玉米叶上，农人们无限憧憬着玉米快快长大。

我和六株玉米的故事，要从几天前的那个午后说起……

那日，我午睡被闹铃强行闹醒后，几分无奈，几分憋屈，接着“河东狮吼”叫醒了熟睡中的娃，将赖床的小家伙准备送去城里的暑期兴趣班。顶着灼热的骄阳，背着重重的乐器，好不容易挪到了车跟前。车发动后，我不曾多想，就开始倒车，方向盘向右打死，再回位，往后倒，倒车影像中突然出现了一堆绿色的身影，我一个激灵，不好！赶紧回正方向盘车子向前挪，不料一切为时已晚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好像有什么断了。车内轰隆的音乐声和孩子焦躁的催促声，搅得我方寸大乱，没什么大不了吧？只不过是几株玉米，不管了，孩子上学要紧，我顾不得下车察看究竟，扭转车头，扬长而去。

稀里糊涂间，我闯祸了，却不自知！天上黑影时，我和孩子们满身疲惫地回来了。吃晚饭时，婆婆眉目带笑开始揶揄我：“媳妇，你这开车水平还要再练习啊。当初教你的教练看來还不够严厉！”我不服气地争辩道：“老妈，你这是啥意思，我驾驶证拿到手十来年了，都开了好几万公里的路，老司机了！”

婆婆看着我直摇头。“你再仔细想想！”“难不成，难不成……是三婶家的玉米？”我道出了内心的疑虑。

婆婆打趣地说我还算有点自知之明。“今天有人告你状了！”婆婆神情严肃。今天傍晚在去地里补豆苗的路上，婆婆看见三婶和几个邻居围在一起窃窃私语，还对着她指指点点，万般不解的她走上前去了解事情的原委，三婶鼓着腮帮，怒气冲冲道：“以后让你家媳妇开车长点心，这拔节长高的玉米被她活生生压倒六株，这玉米可是俺辛苦长出来的……”

我面露尴尬，心里不停责备自己。婆婆继而话锋一转，又无比淡定地说，“没事，已经去打过招呼了。今年咱庄上的旱地里也长了玉米，压倒他们家多少株，到时照数量赔偿就是。”婆婆安慰着神色黯淡的我，“这事就算翻篇了，不要记挂在心上，以后只要上路，就好好开车，珍视一切生命——哪怕是路边的一棵小草！这个暑期在家，你车也别往六婶家门口停了，六婶和三婶家搭界的路口太仄了，容易出事，直接开到自己家门口！”晚上，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聒噪的知了声，我烦躁不安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，为白日里的鲁莽大意后悔。

待第二日中午下班回家，我再次经过三婶家路边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路左侧的玉米植株棵棵亭亭玉立，没有异常。三婶冤枉我了？我以为自己眼花了，特意下车仔细端详，竟惊讶地发现，有枝节分明的小竹竿依着被压倒的六株玉米秆而立，还绑着细细的小绳子，和忠诚的卫士无二，看来，玉米有救了，三婶也原谅我了！我那颗愧疚不安的心也渐渐恢复了平静。

我一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推门将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婆婆，“妈，俺家玉米不用赔给三婶家了。我看三婶家的玉米直了，直起腰身了！三婶这脑袋瓜子也太好使了，真是妥妥的种地高手！”婆婆听了，“哈哈哈”笑出了声，原来那是出自她的大手笔。听了三婶的抱怨后，婆婆去路边仔细地看了下受伤的玉米，根未受损，只是身躯折了，于是她灵机一动，想出了这样的好方法。

就这样，六株被压倒的玉米奇迹般自然修复了，那挺直的腰板，舒展的绿叶，无不展示着蓬勃的生命力。折断的绿叶上原本有一道黄褐色的伤疤，竟也渐渐淡去了，在雨水的滋润下，那抹绿格外浓，格外深。

没过几天，三婶的气也消了。有天晚上她端着她的家屋后那片玉米地里掰下的玉米棒，特意送到我家来，讪讪地笑着说，“玉米长得很好，不用赔啦！”

流年碎影

半夏

□王惠



炎夏过半，暑热难熬，暑假中的孩子们自有良策。村边浅浅的小河湾里，每天都有一群小孩在水草里抓鱼摸虾。村人的菜地里，那些黄瓜、西红柿、菜瓜，还没有完全长大熟透，往往就没有了踪影……

在暑假里，孩子们不仅玩，也是家里的小劳动力。孩子们割草喂羊，帮助家人摘豇豆、摘西瓜、掰玉米棒……有时候我们也去捡废品卖，瓶子、塑料盒、薄膜纸、铝牙膏皮……一个暑假，小孩子个个晒得黑如炭，却也帮大人做了很多活计，变相为自己赚得了学费、书费。

不知道是哪个孩子发现了一条赚钱之道——挖半夏去卖。我缠着爷爷带我认识半夏，我也要挖半夏。

爷爷带我到玉米地里，他蹲下指着几棵不起眼的小草说，这就是半夏。半夏高约10厘米，长着剑型绿叶，有的长着3枚叶子，有的长着1枚叶子，叶子长约15厘米。爷爷拔起半夏，指着半夏的根茎说，这个白色带须的圆形小颗粒，就是半夏果，你挖的时候，只要这个果，其他的都不要。

“你千万不要吃半夏果，吃了会变成哑巴的。”爷爷叮嘱着。

在我们乡村，半夏果的读音是“半哑果”，这个读音，让人听而生畏。我可不愿变成哑巴，我不会去尝“半哑果”的。

我带着一把小铁锹挎着一个竹篮，走在玉米地里、芦竹丛和小树林中，我快速观察着植物阴影里的每一块土地。半夏喜欢生长在大棵植物的下方，它应该是喜荫吧。挖半夏果，并不复杂，半夏的根茎埋在地里并不深。找到半夏茎叶后，用小铁锹插入茎叶边的土里，压下小铁锹木柄，半夏便从土里被挖出。摘掉茎叶后，我把带须的半夏果扔进竹篮里，再去找下一处半夏。

梅雨季节后的伏天，经过雨水浸润的各种植物疯长，墨绿色的玉米舒展着肥大叶片，叶片边缘像刀片般锐利。深绿色半夏叶被雨水灌洗和露水滋润得清新耀眼，玉米庇护着半夏果在湿润的泥土里无声地膨大。挖生长在玉米株下的半夏，常常要被玉米叶片碰刮，光裸的手臂有时候会被刮出一道浅浅血痕。

从田野、河坡挖出的半夏，需要清洗后晾晒，去除表皮上粘连的泥土和腐烂外皮后，更容易晒干。我常常在村东头的小河清洗半夏。我站在水里，弯腰淘洗着竹篮里的半夏，一手提竹篮篮柄，一手快速搅动篮里的半夏果，浑浊的泥水迅速溶入清澈的河水中。半夏果，露出了清亮的白色。

暴晒几天后，半夏便晒干了，我用手捏着半夏，捏不动，差不多了。我便去卖半夏果，收购半夏果的地方，在仓河边的土特产公司里，靠近食品公司。

土特产公司院内的水泥场上，晒着刚收购来的新鲜蒲公英叶和竹叶青茎叶，院内散发着一股新鲜草木汁液蒸发时的香味。

收购半夏果的人戴着眼镜，他咬一口半夏果，看半夏有没有晒干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怕变哑。如果没有晒干，他会让带回家晒，或者价格给低一点，算扣除水分。我的半夏，从来没有被扣过水分。那时候半夏2元一斤，比废品贵不少。拿着卖半夏果得到的几元、十几元钱，我的心里无比畅快，我早就忘记了三伏天在玉米地挥汗如雨挖半夏的辛劳了。

九月开学后，用自己赚的钱，买几本散发的油墨香味的课外书，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看书，用自己辛劳所得买的书，再辛苦，也值得。